

聊斋志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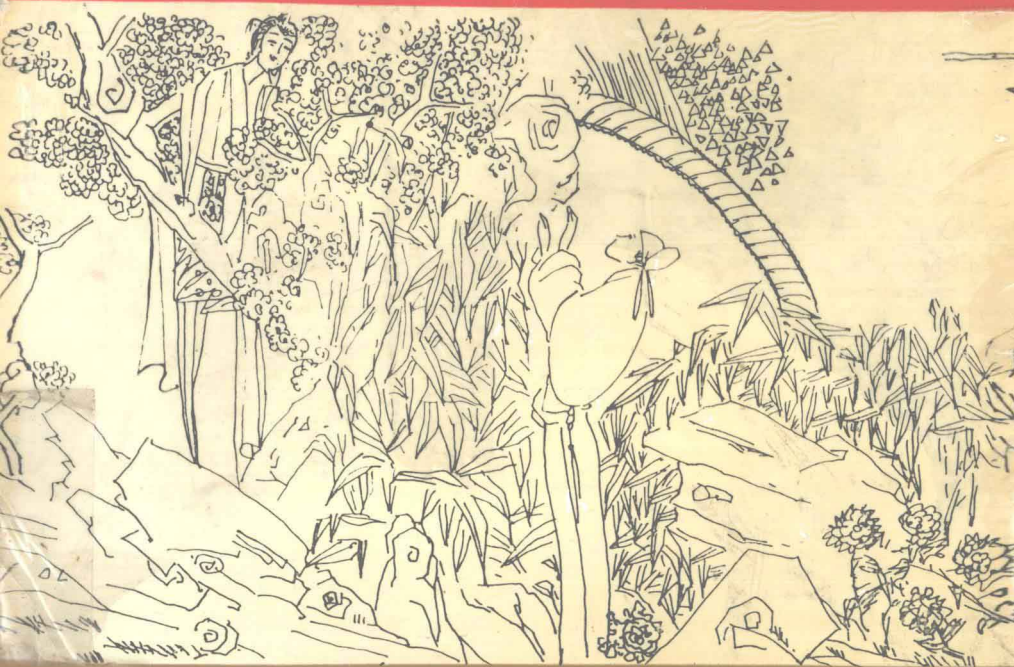
ZJ

中国古典
文学名著

LIAO ZHAI ZHI YI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全本·珍藏丛书

(清) 蒲松龄
沈阳出版社



全本聊斋译注



蒲松龄
石绍勋
张仁健

译注

沈阳出版社

念 秧

异史氏曰：人情鬼蜮，所在皆然，南北冲衢，其害尤烈。如强弓怒马，御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夫人而知之矣；或有蠡囊刺橐，攫货于市，行人回首，财货已空，此非鬼蜮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，甘言如醴，其来也渐，其入也深。误认倾盖之交，遂罹丧资之祸。随机设阱，情状不一；俗以其言辞浸润，名曰“念秧”。今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众。余乡王子巽者，邑诸生。有族先生，在都为旗籍太史，将往探讯。治装北上，出济南，行数里，有一人跨黑卫驰与同行，时以闲语相引，王颇与问答。其人自言：“张姓，为栖霞隶，被令公差赴都。”称谓伪卑，祇奉殷勤，相从数十里，约以同宿。王在前则策蹇追及，在后则祇候道左。仆疑之，因厉色拒去，不使相从。张颇自惭，挥鞭遂去。既暮，休于旅舍，偶步门庭，则见张就外舍饮。方惊疑间，张望见王垂手拱立，谦若厮仆，稍稍问讯。王亦以泛泛适相值，不为疑，然王仆终夜戒备之。鸡既唱，张来呼与同行。仆咄绝之，乃去。朝曦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许，前一人跨白卫，年四十已来，衣帽整洁，垂首蹇分，吨寐欲堕。或先之或后之，因循十数里。王怪问：“夜何作，致迷顿乃尔？”其人闻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“青苑人，许姓。临淄令高檠是我中表。家兄设帐于官署，我往探省，少获馈赠。今夜旅舍，误同念秧者宿，惊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昼迷闷。”王故问：“念秧何说？”许曰：“君客时少，未知险诈。今有匪类，以甘言诱行旅，夤缘与同休止，因而乘机骗赚。昨有葭莩亲，以此丧资斧。吾等皆宜警备。”王颌之。先是，临淄幸与王有旧，王曾入其幕，识其门客，果有许姓，遂不复疑。因道温凉，兼询其

兄况。许约暮共主人，王诺之。仆终疑其伪，阴与主人谋，迟留不进，相失，遂杳。翼日，日卓午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十六七，骑健骡，冠服修整，貌甚都。同行久之，未尝交一言。日既夕，少年忽言曰：“前去曲律店不远矣。”王微应之。少年因咨嗟歔歔，如不自胜。王略致诘问，少年叹曰：“仆江南金姓。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图竟落孙山！家兄为部中主政，遂载细小来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习跋涉，扑面尘沙，使人薙恼。”因取红巾拭面，叹咤不已。听其语，操南音，娇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为慰藉。少年曰：“适先驰出，眷口久望不来，何仆辈亦无至者？日已将暮，奈何！”迟留瞻望，行甚缓。王遂先驱，相去渐远。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则壁下一床，先有客解装其上。王问主人。即有一人入，携之而出，曰：“但请安置，当即移他所。”王视之，则许也。王止与同舍，许遂止。因与坐谈。少间，又有携装入者，见王、许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“已有客在。”王审视，则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许急起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许乃展问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为许告。俄顷，解囊出资，堆累颇重；秤两余付主人，嘱治肴酒，以供夜话。二人争劝止之，卒不听。俄而酒炙并陈。筵间，少年论文甚风雅。王问江南闺中题，少年悉告之。且自诵其承破，及篇中得意之句。言已，意甚不平，共扼腕之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夜无仆役，患不解牧圉，王因命仆代摄壅豆，少年深感谢。居无何，忽蹴然曰：“生平蹇滞，出门亦无好况。昨夜逆旅与恶人居，掷骰叫呼，聒耳沸心，使人不眠。”南音呼骰为兜，许不解，固问之，少年手摹其状。许乃笑，于囊中出色一枚，曰：“是此物否？”少年诺。许乃以色为令，相欢饮。酒既阑，许请共掷，赢一东道主，王辞不解。许乃与少年相对呼卢。又阴嘱王曰：“君勿漏言。查公子颇充裕，年又雏，未必深解五木诀。我赢些须，明当奉屈耳。”二人乃入隔舍。旋闻轰赌甚闹，王潜窥之，见栖霞隶亦在其中。大疑，展衾自卧。又移时，众共拉王赌，王坚辞不解。许愿代辨朵雉，王又不肯，遂强代王掷。少间，就榻报王曰：“汝赢几筹矣。”

王睡梦应之。忽数人排闥而入，番语囁嚅。首者言佟姓，为旗下逗捉赌者。时赌禁甚严，各大惶恐。佟大声吓王，王亦以太史旗号相抵。佟怒解，与王叙同籍，笑请复博为戏。众果复赌，佟亦赌。王谓许曰：“胜负我不预闻。但愿睡，无相混。”许不听，仍往来报之。既散局，各计筹马，王负欠颇多，佟遂搜王装囊取偿。王愤起相争。金捉王臂，阴告曰：“彼都匪人，其情叵测。我辈乃文字交，无不相顾。适局中我赢得如干数。可相抵；此当取偿许君者，今请易之：便令许偿佟，君偿我。弗过暂掩人耳目，过此仍以相还。终不然，以道义之交，遂实取君偿耶？”王故长厚，亦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谋告佟。乃对众发王装物，估入己囊。佟乃转索许、张而去。少年遂袱被来，与王连枕，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仆人卧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转侧，以下体昵就仆。仆移身避之，少年又近就之。肤着股际，滑腻如脂。仆心动，试与狎；而少年殷勤甚至，衾息鸣动。王颇闻之；虽其骇怪，终不疑其有他也。昧爽，少年即起，促与早行。且云：“君蹇疲殆，夜所寄物，前途请相授耳。”王尚无言，少年已加装登骑。王不得已从之。骡行驶，去渐远。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为意。因以夜间所闻问仆，仆实告之。王始惊曰：“今被念秧者骗矣！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于圉仆者？”又转念其谈词风雅，非念秧所能。急追数十里，踪迹殊杳。始悟张、许、佟皆其一党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务求其必入也。偿债易装，已伏一图赖之机；设其携装之计不行，亦必执前说篡夺而去。为数十金，委缀数百里；恐仆发其事，而以身交欢之，其术亦苦矣。后数年而有吴生之事。

邑有吴生字安仁。三十丧偶，独宿空斋。有秀才来与谈，遂相知悦。从小奴，名鬼头，亦与吴僮报儿善。久而知其为狐。吴远游，必与俱，同室之中，人不能睹。吴客都中，将旋里，闻王生遭念秧之祸，因戒僮警备。狐笑曰：“勿须，此行无不利。”至涿，一人系马坐烟肆，裘服济楚。见吴过，亦起，超乘从之。渐与吴语，自

言：“山东黄姓，提堂户部。将东归，且喜同途不孤寂。”于是吴止亦止，每共食必代吴偿值。吴阳感而阴疑之。私以问狐，狐但曰：“不妨。”吴意乃释。及晚，同寻寓所，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黄入，与拱手为礼，喜问少年：“何时离都？”答云：“昨日。”黄遂拉与共寓。向吴曰：“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谈骚雅，夜话当不寥落。”乃出金资，治具共饮。少年风流蕴藉，遂与吴大相爱悦。饮间，辄目示吴作觞弊，罚黄，强使酹，鼓掌作笑。吴益悦之。既而史与黄谋博赌，共牵吴，遂各出橐金为质。狐嘱报儿暗锁板扉，嘱吴曰：“倘闻人喧，但寐无叱。”吴诺。吴每掷，小注则输，大注辄赢。更余，计得二百金。史、黄错囊垂罄，议质其马。忽闻挝门声甚厉，吴急起，投色于火，蒙被假卧。久之，闻主人觅钥不得，破扃启关，有数人汹汹入，搜捉博者。史、黄并言无有。一人竟捋吴被，指为赌者，吴叱咄之。数人强检吴装。方不能与之撑拒，忽闻门外舆马呵殿声。吴急出鸣呼，众始惧，曳之入，但求无声。吴乃从容苞苴付主人。卤簿既远，众乃出门去。黄与史共作惊喜状，取次觅寝，黄命史与吴同榻。吴以腰橐置枕头，方命被而睡。无何，史启吴衾，裸体入怀，小语曰：“爱兄磊落，愿从交好。”吴心知其诈，然计亦良得，遂相偎抱。史极力周奉，不料吴固伟男，大为凿枘^①，嗷呻殆不可任，窃窃哀免。吴固求乞事。手扞之，血流漂杵矣。乃释令归。及明，史惫不能起，托言暴病，但请吴、黄先发。吴临别，赠金为药饵之费。途中语狐，乃知夜来卤簿，皆狐为也。黄于途，益谄事吴。暮复同舍，斗室甚隘，仅容一榻，颇暖洁，而吴狭之。黄曰：“此卧两人则隘，君自卧则宽，何妨？”食已径去。吴亦喜独宿可接狐友，坐良久，狐不至。倏闻壁上小扉，有指弹声。吴拔关探视，一少女艳妆遽入，自扃门户，向吴展笑，佳丽如仙。吴喜致研诘，则主人

① 凿枘：凿，木器接合处的卯眼。枘，木器接合处的榫头。凿枘，本指圆榫头与方卯眼难以合套。后人删去“方”“圆”二字，通称难以相入的事物。

之子妇也。遂与狎，大相爱悦。女忽潜然泣下。吴惊问之，女曰：“不敢隐匿，妾实主人遣以饵君者。曩时入室，即被掩执；不知今宵，何久不至？”又呜咽曰：“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倾心于君，乞垂拔救！”吴闻骇俱，计无所出，但遣速去。女惟俯首泣。忽闻黄与主人捶阖鼎沸。但闻黄曰：“我一路祇奉，谓汝为人，何遂诱我弟室！”吴惧，逼女令去。闻壁扉外亦有腾击声。吴仓卒汗流如沈，女亦伏泣。又闻有人劝止主人。主人不听，推门愈急。劝者曰：“请问主人，意将胡为？如欲杀耶，有我等客数辈，必不坐视凶暴。如两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所辞？如欲质之公庭耶，帷薄不修^①，适以取辱。且尔宿行旅，明明陷诈，安保女子无异言？”主人张目不能语。吴闻窃感佩，而不知其谁。初，肆门将闭，即有秀才共一仆，来就外舍宿。携有香醪，遍酌同舍，劝黄及主人尤殷。两人辞欲起，秀才牵裾，苦不令去。后乘间得遁，操杖奔吴所。秀才闻喧，始入劝解。吴伏窗窥之，则狐友也。心窃喜。又见主人意稍夺，乃大言以恐之。又谓女子：“何默不一言？”女啼曰：“恨不如人，为人驱役贱务！”主人闻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骂曰：“尔辈禽兽之情，亦已毕露。此客子所共愤者！”黄及主人皆释刀杖，长跽而请。吴亦启户出，顿大怒詈，秀才又劝止吴，两始和解。女子又啼，宁死不归。内奔出姬婢，摔女令入。女子卧地，哭益哀。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。主人俯首曰：“作老娘三十年^②，今日倒绷孩儿，亦复何说。”遂依秀才言。吴固不肯破重资；秀才调停主客间，议定五十金。人财交付后，晨钟已动，

① 帷薄不修：帷，帷幔；薄，帘薄，都是遮蔽内外的物品；修，整饬。所以闺房不肃谓之帷薄不修。贾谊《新书·阶级》：“坐污秽男女无别者，不谓污秽，曰：‘帷薄不修。’”此处指对妇女居室防范不严。

② “作老娘三十年”二句：《倦游录》载，宋代苗振被召应试馆职（官名）。晏殊劝他温习一下，他说：“岂有三十年为老娘（接生婆）而倒绷（包裹）孩儿者乎？”考试中，苗振将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误读为“普天之下莫非王。”遂不中选。晏殊说：“苗君竟倒绷孩儿矣。”意为行家里手出了不该出现的事故。

乃共促装，载女子以行。女未经鞍马，驰驱颇殆。午间稍休憩。将行，唤报儿，不知所往。日已西斜，尚无迹响，颇怀疑讶，遂以问狐。狐曰：“无忧，将自至矣。”星月已出，报儿始至。吴诒之。报儿笑曰：“公子以五十金肥奸伦，窃所不平。适与鬼头计，反身索得。”遂以金置几上。吴惊问其故，盖鬼头知女止一兄，远出十余年不返，遂幻化作其兄状，使报儿冒弟行，入门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诡托病殂。二僮欲质官。主人益惧，啖之以金，渐增至四十，二僮乃行。报儿具述其故，吴即赐之。吴归，琴瑟琴笃。家益富。细诒女子，曩美少即其夫，盖史即金也。袭一櫛绸帔，云是得之山东王姓者。盖其党羽甚众，逆旅主人，皆其一类。何意吴生所遇，即王子巽连天叫苦之人，不亦快哉！旨哉古言：“骑者善堕^①。”

异史氏说：“人心世情像暗中害人的鬼域一样险恶叵测，所到之处都是如此，在那些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，危害尤其严重。比如那些拿着硬弓，骑着烈马，在荒郊野外抢劫人的人，这是人们都知道的；还有的划破人家的口袋，刺破人家的钱包，在集市上窃取人家的钱物，等被盗人一回头的工夫，钱物已被盗窃一空，这不是暗中害人最厉害的吗？然而，更有一种人，本来是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他却甜言蜜语，使你如饮美酒。因为他是慢慢靠近你，对你了解得也深透，使你将他误认作好朋友，于是就遭到被盗的灾祸。这种人能随机应变，设置陷阱，情形也各不相同。人们因为他们是用甜言蜜语逐渐向你“进攻”，称之为“念秧”。如今在北方的沿途上常有这种“念秧”，遭受他们坑害的人特别多。

我的家乡有个叫王子巽的人，是县学的秀才。他有个本族的长

^① 骑者善堕：汉·刘安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：“夫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。”意为惯于骑马的人常常会从马上跌下来。比喻善于做某事的人，往往容易疏忽大意而遭到失败。

辈，在京城是一位入了旗籍的翰林，他准备前去探望。整理好行装往北走，出了济南，只走了几里路，就遇上一个人骑着一头黑驴，赶上来和他结伴同行。那人不断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来逗引他，王子巽也略微和他交谈几句。这个人自称：“姓张，是栖霞县的差役，奉命出公差去北京。”他对王子巽称呼上很谦虚，侍奉也很殷勤。他一路跟从了几十里，并且约定一同住店。王子巽走在前面，他就赶着驴子追上去；王子巽落在后面；他就停在路旁等候。王子巽的仆人很怀疑他，便很严厉地撵他走，不让他跟随着。张某感到很羞愧，就赶着驴子走了。到了晚上，王子巽在旅店里休息，偶然走到旅店的庭院，见张某正在靠近外侧的房间里喝酒。王子巽正在惊诧疑惑之间，张某看见了他，便垂着双手恭恭敬敬地站起来，谦虚卑怯得像奴仆一样，略致问候。王子巽以为只不过偶然碰巧罢了，并不觉得可疑，但是王子巽的仆人却整夜都在防备着他。鸡叫以后，张某来叫王子巽和他一道走。王子巽的仆人大声呵斥，拒绝了他，他才走开。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，王子巽这才上路启程。走了半天左右，前面有个人骑着一头白驴，年纪四十多岁，衣帽整洁，低垂着头显得十分困倦，打着瞌睡，几乎要从驴背上跌落下来。他有时走在王子巽前面，有时走在王子巽后面，这样走了几十里路。王子巽奇怪地问他：“昨晚干什么事来，以致困倦到这种程度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猛然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伸懒腰，说：“我是清苑县人，姓许，临淄县令高檠是我表兄弟；我哥哥在临淄县衙里教书，我去探望他们，得到少许财礼。昨夜住在旅馆里，误同‘念秧’住在了一起，因为防备他们一宿没敢合眼，弄得白天昏昏迷迷，非常疲惫。”王子巽故意问：“‘念秧’是怎么个说法？”许某说：“您出门旅行的时间少，不知道他们的阴险狡诈。现在有些土匪、歹徒，用甜言蜜语诱骗旅客，和旅客拉关系，跟随着旅客一同住宿，因而乘机诈骗旅客的钱物。昨天，我有个远房亲戚，就因此丢失了盘缠。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，多加防备。”王子巽点了点头。

在此之前，临淄县令与王子巽有旧交，王子巽曾在临淄县署做幕僚，认识那里的教书先生，的确有个姓许的，于是便不再怀疑他，并向他说寒问暖，同时询问他哥哥的近况。许某邀他晚上同住一个旅店，王子巽答应了他，王子巽的仆人始终怀疑他说假话，暗中和主人商议，磨磨蹭蹭不往前走，彼此渐渐脱离，终于渺无踪影。

第二天，中午时分，又遇见一个年轻人，年纪在十六七岁左右，骑着一头健壮的骡子，衣冠华丽，相貌堂堂。同路走了很久，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日落西山，年轻人忽然说：“前面离屈律店不远了。”王子巽只随意应了一声。年轻人便叹息着抽泣起来，好像有承受不了的伤心事。王子巽稍加询问，年轻人叹息说：“我是江南人，姓金，攻读三年，希望一举及第，取得个功名，不料竟名落孙山，没有考中。我哥哥在朝中任部里的主政，因此便携带家眷同来，希望能排忧解难。”说着，取出红色手帕擦擦脸，不住地叹息。听他说话，操着南方口音，娇声柔气像个女子。王子巽心中很喜欢他，便稍稍安慰几句。年轻人说：“刚才我先出来，走得又快，家眷久盼不来，为什么仆人也沒有个人来呢？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他迟迟地边走边回头张望，走得很慢。王子巽便先走了。晚上，王子巽到旅店投宿，进入房间，发现墙边放了一张床，已先有客人解下行装放在上面。王子巽正询问店主，就有一个人进来，提了床上的行李出来，说：“您尽管安歇，我马上搬到别处去。”王子巽一看，原来是那位姓许的。王子巽挽留他同住一室，姓许的就留下来。于是和他坐下交谈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携带行李进来，见王子巽和姓许的在房里，返身忙往外走，并且说：“这里已经有客人住了。”王子巽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途中相遇的那位年轻人。王子巽还没说话，许某急忙起身拉住挽留他。年轻人于是坐了下来。许某问他的籍贯、门第。年轻人又把途中对王子巽说过的话告诉了许某。一会儿，年轻人解开行李袋拿出钱来，堆在一起有很重的分量。他称了一两多银子，交给店主，吩咐店家置办酒肴，以备晚上畅谈时享用。王、许

二人极力劝止他，终于没有听劝。不一会儿，酒、肉摆了上来。席间，年轻人谈诗论文，风流儒雅。王子巽问他江南考场的试题，年轻人详细告诉了他，并且自动地背诵起他试卷的承题、破疑以及文章中自己最得意的文句。说完，心中很有些忿忿不平。大家都为他惋惜。年轻人又因为家着失散，夜间没有仆人，担心不会喂养牲口。王子巽就让他仆人替年轻人照料牲口。年轻人深表感谢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忽然又心神不安地说：“我一生命运不好，出门也没有好境遇。昨天晚上住旅店，和一帮坏人住在了一起，他们大喊大叫地掷骰子赌博，噪声震耳，令人心烦，睡也睡不着。”南方人口音呼“骰”为“兜”，许某听不懂，一再问他。年轻人用手比划骰子的形状，许某便笑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枚色子，说：“是这个东西吗？”年轻人表示“对”。许某使用色子行酒令，借它助兴畅饮。喝完了酒，许某又邀请大家一起掷色子，赢一个东道主，谁输了谁请客。王子巽用不会玩来推辞。许某便和年轻人对赌输赢，又暗中嘱咐王子巽说：“您不要泄漏机密。这位南蛮公子很有钱，年龄又小，未必很懂得赌博的诀窍。我赢他点钱，明天一定请您的客。”说完，许某和年轻人进入了隔壁房间。不一会儿，就听见大喊大叫的赌博声。王子巽走近悄悄地偷看，见那个栖霞县的差役也在里面。他大为疑惑，便伸开被子独自躺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大家一齐拉王子巽去赌。他坚决推辞，说自己不会。许某表示情愿帮助他辨认牌色，判断输赢，王子巽仍然不肯。于是，许某便强行代替王子巽掷色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许某走近床前报告王子巽说：“你赢了几个筹码了。”王子巽在睡梦中应答着他。

忽然，有几个人推门进来，咿咿哑哑地说着满语。为首的自称姓佟，是旗下派出巡逻抓赌的。当时禁赌甚严，各自都很惊恐。佟某大声地恐吓王子巽，王子巽也用翰林的旗号与他相抵抗。佟某听了怒气顿消，反而和王子巽叙起旗籍的关系来，笑着请大家继续赌玩。大家果然又赌起来，佟某也参加进来同赌。王子巽对许某说：

“胜负我不过问，只想睡觉，不要来打扰我。”许某不听他的话，仍然来回地向他报告。赌博散局以后，各人计算所得筹码，王子巽输了很多。佟某便搜查王子巽的行李口袋，索取赌债。王子巽气愤地起床和他们争辩。年轻人拉住王子巽的胳膊偷偷告诉他说：“他们都是些坏人，其中的内情不可推测。我们都是文字之交，没有不彼此照顾的。刚才我在赌时赢了些钱，可以彼此抵偿；这是我该向许先生讨取的钱，现在交换一下：就让许先生偿还佟先生，您来偿还我。不过暂且掩人耳目，过了这里仍然把它还给您。总不会像我们这种以道义相交的朋友，竟会真的让您偿还赌债啊！”王子巽本来为人忠厚，也就相信了他的话。年轻人出去，把彼此交换偿还对象的商议情况告诉了佟某，便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王子巽的行囊、物件，估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佟某又转向许、张讨还了赌债走了。

年轻人拿来自己的铺盖，和王子巽枕头挨枕头地铺开，被褥都很精美。也招呼仆人来睡在床上，各自默然不语，安安静静地睡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年轻人故意装作翻身，把下身亲昵地凑近仆人。仆人挪动身子躲开他，年轻人又更近乎地凑上去。年轻人的皮肤触到仆人的大腿之间，光滑柔嫩得就像凝冻的脂膏。仆人被他挑逗得心动神摇，就试着和年轻人亲热，而年轻人主动迎献，殷勤备至，弄得被子掀动，气喘吁吁，发出响动。王子巽听得清清楚楚，虽然感到很惊奇，但始终没有怀疑有其他事情。天刚蒙蒙亮，年轻人就起了床，催他们一起早走，并说：“您的驴子太疲惫了，昨夜寄存在我这里的東西，我在前面路上还给您吧！”王子巽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年轻人已经搭好行李，骑上了他那健壮的骡子。王子巽不得已，只好听从了他。骡子走得快，彼此距离越来越远。王子巽料想他一定是在前面的路上等待自己，起初也不放在心上。于是便将昨晚听到的声音问仆人，仆人如实地告诉了他。王子巽这才惊慌地说：“今天被‘念秧’的人骗了！哪里有官宦人家的知名士子用美色主动向仆役献媚的呢？”又转念想起他谈诗论文，言辞文雅，不是‘念秧’的人所

能做得到的。紧追了几十里，不见踪影。这才明白张、许、佟等都是他们一伙的。一个骗局行不通，就再换一个骗局，务必使被骗者落入他们的圈套。代偿赌债，调换行装，已经暗伏下一个图谋抵赖的机关。假设年轻人带走行装的计谋行不通，也必定以前面“偿债男装”的说法夺走王子巽的行装。为了几十两银子，在后面跟踪了几百里路；唯恐仆人揭发他们的事情，就用自己的身体结交他，讨他的欢心，他们的办法也太苦了。几年以后，又发生了吴生的故事。

县里有个吴生，字安仁，三十岁上死了妻子，单身住在书房里。一天，有个秀才来和他谈心，于是彼此情投意合，成为知心朋友。秀才有个僮仆，名叫鬼头，也和吴生的童仆报儿很友好。交往已久，吴生知道秀才是个狐狸。吴生每逢出门远游，总是和他同行。即使同在一个房间，人们也看不见秀才。吴生客居京城，将要回老家时，听说了王子巽被“念秧”骗去财物之事，便告诫僮仆提高警惕，注意防范。狐秀才笑着说：“用不着。这次出门没有不吉利的事。”他们走到涿州，有个人拴了马坐在烟店里，身着皮袍，整洁华丽。他见吴生过去了，亦站起来，跳上马背跟踪着他，渐渐与吴生搭讪上。他自称：“我是山东人，姓黄，是省里派驻户部传递文书的官员，要回山东去，而且高兴的是和您结伴同行，不会感到寂寞。”于是吴生住宿他也住宿，每次一起吃饭，他总是替吴生付饭钱。吴生表面上很感激他，心里却很怀疑他。吴生暗地里问狐秀才，狐秀才只是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他的疑虑这才消除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一起找旅店住。这时，已经先有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坐在那里，黄某走进去，对年轻人拱手施礼，高兴地问那年轻人：“你几时离开京城的？”年轻人回答说：“昨天。”黄某便拉他与自己同住，并向吴生说：“这是史郎，我的表弟，也是读书人。可以陪你谈诗论文，晚上聊聊天也就不寂寞了。”于是拿出些银钱，置办酒菜，大家同饮。年轻人风流潇洒，又有涵养，因此和吴生彼此爱慕，相处得很愉快。席间，他常常给吴生使眼色，暗示吴生行酒令时作弊，罚黄某喝酒，并迫使黄某干杯，

然后鼓掌作乐。因此，吴生更喜欢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史郎又和黄某商议赌博，一起来拉吴生参加，于是各自拿出口袋里的钱作抵押金。狐秀才吩咐报儿偷偷地锁上大门，又叮嘱吴生说：“如果听见人声喧哗，你只管睡觉，不要动。”吴生答应着。吴生每次掷色子，下小赌注就输，下大赌注就赢。赌了一更多时间，共计赢了二百两银子。史、黄二人的钱袋将近输空，就商议拿自己的马作抵押品。

突然，听见敲门声很猛烈。吴生急忙站起，把色子扔进了火里，蒙上被子，假将睡觉。外面敲门很久，听见店主找不到钥匙，便砸开上锁的扣环把门打开，接着就有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搜捕赌博的人。史、黄二人都说没有。有个人竟掀开吴生的被子，指认他是赌博的人。吴生大声呵斥他们。那几个人便强行拿走吴生的行李。正当吴生无法与那几个人抗争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门外传来车马经过和官员出行的喝道声，吴生急忙跑出呼救，那几个人才害怕了，把他从门外拉进来，只求他不要声张，吴生这才从容地把包裹行李交给店主。等官员的仪仗走远了，那几个人才出门走脱。黄某和史某装出又惊又喜的样子，相继寻找床铺安歇。黄某让史某和吴生同睡一床，吴生把腰里的钱包放在枕头下面，才伸开被子睡下。不一会儿，史某掀起吴生的被子，赤着身子投入吴生的怀抱，低声说：“我喜欢仁兄的光明磊落，愿以身相从交个朋友。”吴生心里明白他要行诈，转而一想：这也很合心意。于是相偎相抱，史某极力周多地侍奉。不料吴生本是个魁伟壮汉，彼此极不相合，史某痛苦呻吟，几乎不能忍受，悄悄地哀告求免，吴生坚持要求干完此事。史某用手一摸，已经流了很多血。吴生这才放开他，让他回到自己的被窝里。到天亮时，史某已疲惫得不能起床，假装说生了急病，请吴生和黄某先走。吴生临走前，送给他一些钱作为医药费用。路上吴生把昨晚之事告诉狐秀才，才知道昨夜的仪仗队伍，都是狐秀才所做。

一路上黄某侍奉吴生更加殷勤。晚上又同住在一起，斗大的小房间非常狭窄，只能放下一张床，但是暖和干净，吴生嫌它太小。黄

某说：“这房间睡两个人太小，要是您一个人睡就宽松了，不妨试一试？”吃过饭黄某就走了。吴生也乐意独自住一间，可以接待狐秀才。坐了很久，狐秀才没来。忽然听见墙上的窗户有手指弹叩的声音。吴生拨开插门一看，一个服饰艳丽的年轻女子很快地挤进来，并且自己关好了窗户，面对吴生展开笑容，佳姿丽质如同仙女。吴生高兴地问她是什么人，原来她是店主人的儿媳妇。于是和她亲热起来，二人十分恩爱。女子忽然流着眼泪哭起来。吴生很奇怪，问她为什么。女子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店主人派来勾引你的钓饵。往日每逢有人一进这房间，立即就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捉住。不知道今天晚上为何久久不来。”女子又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是清白人家的女子，这本不是我甘心情愿做的事情。如今我已把全部身心托付给您，希望您能搭救我。”吴生听了她的话，非常害怕，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只好叫她赶快走开。女子只是低头哭泣。

忽然听见黄某和店主在用力敲门，门外一片喧闹。只听黄某说：“我一路上恭恭敬敬地侍奉你，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怎么竟勾引我的弟媳妇？”吴生很害怕，强迫女子赶快走。接着又听见窗外也有急促的击打声。吴生仓卒间惊慌失措，汗流如水，女子也低头哭泣。又听见有人劝阻店主，店主不听人劝，推门更急。劝他的人说：“请问主人想要怎么处理？是要杀了他吗？有我们这些客人在场，肯定不会坐着看你行凶杀人。如果里面两人中间有一个逃跑了，让你去抵罪，你有什么可以推辞的理由？是想到公堂当面对质吗？你们自己治家不严，正好自讨羞辱。而且你开店供人住宿，明明是陷害诈骗，怎能保证那女人没有另外的说法？”店主瞪着眼睛无话可说。吴生听了这些话，暗暗感佩不止，但是不知道他是谁。起初，店门快关闭时，曾有过一个秀才和一个仆人到外面的房间投宿。他带有香酒，遍请同住的旅客品尝，对黄某和店主劝酒尤其殷勤。他两人推辞想起身走开，秀才拉着他们的衣袖，苦苦不让他们走。后来，他们瞅个空子才得以脱身，拿着棍棒直奔吴生的房间。秀才听见喧闹声，才

跑来劝解。吴生趴在窗户上悄悄一看，原来是狐秀才，心里暗自高兴。又见店主人气焰稍减，便用大话吓唬他，并对女子说：“你怎么不说一句话？”女子大声哭着说：“只恨我不像个人，受别人驱使干这种下流无耻的贱事！”店主听了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大声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禽兽般的奸情，已经暴露无遗。这是旅客们都愤恨的事情！”黄某和店主都放下手中的刀杖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请求饶恕。吴生开门出来，顿时愤怒地大骂他们。秀才又劝止住吴生，双方才和解了。那女子又大声哭起来，宁死也不回去。

这时，从里面跑出几个丫环、老妈子，揪住女子叫她进去。女子躺在地上哭得更加伤心。秀才劝店主用高价将女子卖给吴生，店主人垂着头说：“做了三十年接生婆，今天反把婴儿包倒了！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于是便依从了秀才的话。但是，吴生坚持不肯出高价。秀才在主客之间调解，最后议定五十两银子。人、钱各自交付之后，报晓的晨钟已经敲响，于是大家一起急忙整理行装，用牲口载着女子走了。那女子从未骑过牲口，长途赶路非常疲倦。中午稍事休息，将要启程时，吴生唤报儿，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太阳已经西斜，还不见任何踪影，吴生心中很是惊异，便问狐秀才。狐秀才说：“不必担忧，他就要自己回来了。”直到天上的星星月亮出来，报儿才回来。吴生问 he 去哪了，报儿笑着说：“公子用五十两银子填那群奸巧小人的腰包，我心里感到不公平。刚才和鬼头商量，便转身取回来了。”于是把银两放在桌上。吴生惊奇地问他们是怎么取回来的。原来鬼头知道女子只有一个哥哥，远出在外十多年没回来，于是便幻化成她哥哥的样子，让报儿冒充她弟弟，进门要找他姐姐，店主很恐慌，假托他姐姐已经病故。两个僮仆要去告状，店主人更加害怕，就拿出钱来引诱他们，银钱数目渐渐增加到四十两，两个僮仆这才走。报儿详细讲述了上述情况，吴生便把钱赏给了报儿。

吴生回家后，夫妻恩爱，感情极深。家境也更加富裕。吴生细问妻子的来历，原来先前那个年轻人就是她的丈夫，史某也就是金

某。他穿的一件綈绸披肩，说是从山东王某人的。他们的同伙很多，旅店的主人，都是他们那一类的人。哪想到吴生遇到的这伙人，就是使王子巽叫苦连天的那伙人。不是也叫人痛快吗？古语说得好啊：“会骑马的人正是常常落马的人。”